

## 老屋

柳一

一切都空了。電腦桌和椅子給了人，床和畫作移到高樓，成堆的書、視聽影片、音樂專輯和幾十個袋子，回到各自的主人懷抱。沒有一張廢紙被留下，只有蜘蛛網，大方地邀集了灰塵，各自隨意而霸氣地進駐了這個房間，入了無人之地的它們，步調從容，姿態慵懶，只因那偷窺的眼睛知道，再沒有人會拿起掃把和拖把來殲滅任何之物。也許，還會有些蚊子，有些蟑螂，聽聞這個消息，自某個角落趕來共舞，度一場沒有燈光沒有人聲的假期。

像個被掏空的句點，房間已經沒有主人。

一

這排九間的宿舍，我們分到的是位置最好的邊間，因而擁有一個非常大的院子，而在空心磚圍牆內的房子主體，卻僅有狹仄的空間。二樓有兩個很小的房間和一間浴室。兩個小房間，五十步笑百步地仍可比出較大和較小，較大的那個，放了一張雙人床和一張單人床，是母

親和我——長女也是么女的寢室；較小的那間，在高起來的木板上鋪了榻榻米，主人是奶奶和三哥。

一樓的客廳，同時扮演了家庭工廠，奶奶總是沉著一張臉，坐在客廳的一角，日夜趕著工，做著紙盒子，而我，是她最好的幫手，動作飛快地把一部分的童年摺進盒子裡。和客廳相連的，是兩個房間，一間是大哥和二哥共用的臥室，一間是兄妹四人共用的書房。房子最大的一區，是自行加蓋的廚房，地板僅是水泥地的樸實面目，廚房大到我們小孩子可以在裡面洗澡，兩個鋁製的大面盆，就是我們最奢華的浴缸。

這樣的空間，塞進一家三代，除了吃飯時較寬敞，其院子倒是十分適合孩子們奔跑嬉戲。說奔跑一點也不誇大，因為我們和隔壁那戶鄰居，兩家的前院是相通的，再加上我們這戶獨有的側院、後院和前院相通，在那個孩童們的身高互相競長的年代中，成了附近孩子最好玩捉迷藏、打棒球的地點。那時，院子中飛舞著的，除了是一九七〇年代末最潮的兒童運動——棒球，也迴旋著夜晚

時閃爍的螢火蟲，以及雖身處戒嚴年代卻不設防的孩童們的歡笑聲。

大而素樸的院子，有一株花開得茂盛的九重葛大樹，有雨後會青綠冒出的苔蘚，後院架了絲瓜棚，前院種了地瓜葉，有一個燒熱水的爐，有陣子還收容了流浪貓，養了小鳥，但不幸的是最後小鳥是死於貓的掠食。

在這個男主人長期缺席的家中，日子雖簡樸，卻也不覺得有所缺失。而當父親從遠方歸來後，家的氣味，也隨著一連串大動作的自行擴建而添入幾許攻城略地的氣息，後院和側院全部在父親的監工下，變成了住所，家，延伸了。

父親的事業是如此地坑坑洞洞，偶現的火花，往往之後卻演變成燎原式的浩劫，而陪葬的場面盛大，有祖母愈來愈愈苦的臉色，父母親經常性的吵架和冷戰，和子女一直想逃走的叛逆心情，以及被波及的親戚滋生出的不滿。

比較值得慶幸的，是家的版圖擴大，多少稀釋了二代人的壓力。在國中和高中的六年時光中，我有了自己的一間小小臥房，在那個慘綠的階段，至少，這樣的完整個人空間，讓我能逃避許多無力面對的，門一關，便不致在洶湧的波浪中滅頂。

性格勤快活躍的祖母，此時已進入垂暮之年，她分配到的，是最邊間，也是一個可以稍稍遠離主戰場的房間。

她的隔壁房，是三個男孫合住的大房間。以一排高高的窗戶與祖母的房間互通聲息。

如果不是須牽掛兒子的事業，在這清幽而寬敞的房間中，祖母該能卸下她一生重擔，聽著電台講古，讀著羅馬字版的聖經和聖詩，過一個安詳的晚年吧。

煎熬的不只是心頭望子成龍卻無法收穫的痛，還有中風的身體苦刑，一起把祖母的身心都拘禁在這個狹長的房間中。當父親在遠處時，祖母和母親尚能維持大致上的和諧，頂多偶爾有激烈爭吵時，祖母會帶我一起離家投靠三位姑姑的其中一位，讓母親在電話中低聲道歉。

但自從父親歸來，表面上家的完整，只是帶來更多的戰火，兩位都愛著寵著父親的女人，有血緣關係的，苦在心裡，嘴上卻不准人批評她這個從小最疼愛的兒子，因而和心直口快又長期忍受丈夫荒唐行徑的母親，分裂成東德和西德。

房間，那休養祖母晚年的，自此少了媳婦的足跡，父親總沉默地為祖母準備著食物，為她在床旁放置了特殊設計的便器，為她倒著屎尿。在這個房間內，性格其實活躍的母子倆都是無言的，好像能為對方做的一切事，就是把怨言和愧疚緊緊地鎖死在體內，只用關懷的眼光默默發聲。

在家裡向不多話的祖母，嘴抿得更緊了。



有時祖母會喚我進入，做一點小事情，例如幫她打電話給姑姑傳幾句話，或是替她看幾句羅馬拼音的聖詩聖經。她也會拿起指甲刀要我幫她修剪，在那個發出喀喀嚓嚓的清脆時刻，她總反覆叨念這幾句話：「人都不長了，指甲還是一直長。」

祖母一中風就數年，剛開始，她仍和我們同餐進食，也會自己扶著助步器在房外的長廊上練習，助步器和地板摩擦時，發出答答答的聲音像一種鞭打。但，到後來幾年，祖母只能自我囚禁在房間內了。

彼時我也念了大學，回家時，原三個哥哥共同的房間，也隨著他們紛紛念了臺大學士、碩士而幾成空房，我嫌樓上自己的小房間太熱，總借住哥哥們的空房。幾次在半夜中，大清晨，聽到祖母在向上帝禱告，語調懇切如上述天聽，哀哀說著，求主讓她癱軟的身體好起來，再能有昔日的健步為主做工云云。

半醒半睡之間，令我震慄的，除了祖母充滿感情與願求的語調，更驚訝的，是她的祈禱文中，仍充滿生存的意志力，祖母快九十歲了啊，臥病多年，怎還能有這樣不屈的意志力？

沒聽過房間傳出的祈禱之前，我還以為，祖母的心境早已是消極地在等待往返另一房間的日期。祖母這樣因居斗室，吃喝拉撒全在此解決，來看她的親友也日趨減少，

形同拘禁的生存方式，常伴她的，只有窗戶滲進的風，和電台裡講古賣藥的聲音而已，如此垂暮的人生，她竟不是求主早日恩召，而是懇求走出房間的新機？

然而，再有多強大的生存意志，祖母畢竟已是高壽，不久，她忽然跌倒下床，變成墜落地板的一個僵直驚嘆號。然後，便在八十九高齡，最後一次離開了自己的房間，換成一張遺照重新走入家中。仍是抿著一張愁苦而不屈服的嘴。

## 二

家裡的人愈來愈少了，只剩父母二人共度空巢期，感情好好壞壞。經濟幾番漲潮落潮，父親一下子當總經理，一下子在家炒股票，最後，什麼事也不做了，每天喝著酒，畫著油畫，與友朋高談闊論，等著就讀醫學系的兒子畢業出來賺錢。

家裡的物品卻反而隨著人的減少而愈來愈多了，快要變成一個大型倉庫，塞爆各種父親興之所至亂添購的器物，有各種自偏遠處搬回的石頭、木材可供藝術的再創，有不同樣態的菸灰缸可供逃避困處，有好幾十只的便宜茶壺可供眼角的憩息，有各種的書籍可供閱讀，即連每一片高冷的老邁白牆，都放滿書法、匾額、畫作、擺飾，來家

裡的客人，對這外表早已殘破不堪的宿舍竟暗藏這麼多的貴重或便宜的器物總驚訝不已。父親總是喜歡把他的人生塞爆而不加疏通。

祖母離開的房間，現在變成了父親的貯物室，放了一些股市萬點時的線圖，一些書畫的蒐藏品，幾本雜誌和幾張剪報——裡頭是關於父親的事蹟，以曾歷練過教育圈、商場的歸國博士和素人畫家身分作為標誌的誇大報導。

高談闊論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麻醉，苦悶長時無聲地霸住在父親心中的房間，殘忍呼應老屋長出的壁癌，毒瘤，是意外又不是意外地，繞過那些煙霧和心中的崎嶇不平，在體內的房間，大肆而惡意地入住，是趕不走的地痞，不付房租的房客，如白蟻喧囂著瓦解的口號，江河日下，房間傾頹，最後，整個地基被刨空，父親，六十幾歲就被奪走了身體的使用權。冷冷的白牆上，多了一張過於年輕的臉。

父親走後，我在這個祖母用過而為父親所承繼使用的房間中，找到一本資料夾，裡頭有一頁，是我在多年前某一個返家的無聊午後所隨意寫著的小楷書法，拙劣的筆觸竟成了他撿拾的寶貝。

曾經質疑過父親是否疼愛子女的我，在他死後的房間，用這樣的一種無法對質對談的翻閱，收訊到一則迂迴的父愛。我是記得的，他那雙閱讀我在報刊發表的文字

時的閃亮眼睛，我也記得，他炫耀我那堆亂買的文史藏書時，有怎樣的一種期待。他也屢次說著，自己的父親如何能沒上過學就自學成功而能教鄰人漢文，而那樣對文字的天生敏銳，在女兒的身上看到了一種重新的燃放。

### 三

這個最邊邊的房間，起碼不再關著病痛了。

隨著我和先生，小孩，一起重新入住了這個家，獨居的母親，又慢慢自黑髮白髮的傷痛中，綻放了笑顏。她是堅強的，只是捨不得丟棄那些形而上的恩怨情和形而下的器具，在父親任意亂買的大小物品中，她蹣跚地走過傷痛。

我們一起住了十年，其間水淹若干次，每一次都扔掉一些有父時代的物品，而漸漸取代那些乾掉的過往的，是兒子逐日長成的笑語，和一堆凌亂的玩具。

家歡笑了，也爭吵著。每年從十月開始，母親就緊張著能否在年節時以一個維持得光鮮的樣貌來迎接新的年度和到返的兒孫，把我也搞得緊張不堪。一個對別的家庭來講可能只是用一個週六週日就可大掃除完畢的儀式，在我家卻成了幾個月都拉鋸著的工程，一個不小心，就釀成一場口角。關於什麼東西該留該丟，什麼東西該被清潔到何



種程度，都是一年一年無法寫定的條約。

去年，愛在外頭閒逛的母親忽然在電影院跌跤，只好從二樓暫時搬到這個祖母住過父親用過的房間。在那長達數月的養傷中，因為行動的不便，思想取而代之的飄得更遠，回到了二、三十年前的婆媳歲月和夫妻歲月中，她咀嚼著回味著，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起鍋著多紛爭的往事，下了甜甜的佐料，回味的時候竟然是微笑的，一種歷經大風大浪之後的微笑。

不便的行動使她在時間的間距之後有了同理心，她撫著腿傷和記憶說著：恁阿嬤那時，中風的日子到底是怎麼熬過去的？

就在母親以為腳好了，急急噴灑起院子裡那些父親遺留下而漸枯乾的盆栽時，一個不小心的移動，她又跌倒，再次又從二樓的房間搬到一樓的邊間，那有著亡靈氣息的狹長空間。

母親的腳傷期間，這已有四十年歷史的公家房子，收到了要交還或租借的公文，原以為只是個形式，不會真的趕人，沒想到卻是一場不得理的風暴，想過了各種延續下去的方式，也組合過各種去處的可能，最後，我們投降，決定放下這間已過於老朽又如同所有的鄰人一樣胡亂加蓋的房子，走向兩間不同的高樓。

母親曾經是怨這間房子的，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中，我們沒跟上那樣的腳步卻反而摔得更慘，只能眼睜睜看著同事和親友們愈買愈多的新屋，在擦拭父親買進的物品時，那些有藝術巧工卻很難清潔的彎曲雕飾，像一個一個引爆牢騷的地雷，讓母親反覆說著，如果不是妳父親，我們也早有錢像別人那樣搬到大廈去了，住大廈多乾淨多輕鬆，不像住這種大馬路旁的老房子，到處都是灰。

在不得不面對要走還是保留的抉擇時，母親竟一反過去時常抱怨這老屋的說詞，想拆掉自行加蓋的區域，讓我和先生小孩，搬回兩年前就買好而只在假日時去住的房子，一個人留下來。其實這排老屋幾近荒址，鄰人們幾乎早就移走了，又是個遇水則淹的弱地勢，一個老人，怎麼適合在此獨居？

最後母親終究也想通了未來的形勢，甘心一個人住進她一直想住的大廈，展現了性格中果決明理獨立的那個面向。夏天，這個老屋正式清空，像戛然而止的句點，清空了四代人的步痕。

老屋空了，故事是說不盡的。前幾天母親到我們新家吃飯，我把手機裡的老屋照片放給她看，「真的很像古蹟呢！」我們這樣說著，說著，好像在說一件似近又遠的往事。母親說著她接下來的旅遊計畫，年底先去香港，明年再去克羅埃西亞……父親死後，她去過二十幾個國家了，上天鬆脫了她在婚姻中被羈絆的腳步，慷慨地賜她更廣

的視界。

她問著我兒子，你喜歡舊家還是新家？當然是舊家。兒子毫不猶豫地回答，那個有著可以在院子中小便、玩沙，甚至騎腳踏車的大院子，是他這一代不得不窄仄的人很難擁有的生活回憶了。然而或許這是上天的另一種善意，一如母親自己所體會到的，她的晚年，會是從另一處窗景明媚、內部寬敞的高處美麗地續寫，帶著被時光撫平過的過往記憶，和新牆上父親的畫作，和諧共處。

## 柳 一



### • 作者簡介 •

本名謝春馨。高雄人。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畢業，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出版等行業，現從事寫作及大學兼任講師的工作。有一個小孩和兩個部落格。曾獲多項文學獎，作品入選《一〇〇年年度童話選》。

### • 得獎感言 •

雖然這是今年得的第七座文學獎，但對我仍是最深具意義的一座，除開中間求學和工作而不在場，高雄一直是我呼吸的城堡。

老屋有四代人的回憶，能用這篇文章為它送行，是我所能為它做的一件最好的事。

評語

周芬伶

雖是地方文學獎慣見的題材，然寫老屋的歷史極有層次，疾病與死亡集中在一間房子中，人物形象鮮明。年已九十的老祖母，隔室聽到的祈禱，是熱切地希望多活幾年；與母親手足皆疏離的父親，倉促短暫地結束一生；寡居母親與新一代的移入，老屋彷彿歷經三生三世，平淡的寫法，而有魔幻百年孤寂的效果。老屋拆了之後，再追憶已是惘然，題材雖平常，能抓住美感經驗而書寫親密空間與變異時間，實屬難得。